

身边人

“堂客”是一位调课师

周道

在湖南方言里,“堂客”二字,藏着烟火气的亲昵,专指相伴度日的妻子。而在我们校园里,这两个字却常绕着一位数学老师打转,他本名唐克念,我们习惯叫他唐克,字音相近,旁人听来,便落了“堂客”的戏称,久而久之,这称呼竟比本名更亲切。

唐克老师今年五十八岁,鬓角已染了几分霜白,脊背却依旧挺直,一身傲骨藏正气,遇事从无半分苟且。他的主业是教数学,站在讲台之上,手执粉笔,讲课素来条理井然,步步递进,再难懂的教学题,经他通俗点拨,便如拨云见日般清晰。学生们听得入心,同行也多有称道。可校园里众人更熟知他的另一重要身份,是全校无人能替的“调课师”。学校所有科任老师的课务调配,连领导的课程调整,都由他一手操持。

课表是校园运转的脉管,哪个老师临时有事,哪个班级需调课时,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找唐克。他手总握着最新的课表,心里记着每位老师的教学进度与空闲时段,无论何时找他调课,他从无推诿,核对、协调、敲定,利落干脆。几乎有求必应,有求必答,把一桩琐碎繁杂的差事做得妥妥帖帖。我们常打趣,要想安安静静上好一堂课,找调课师唐克准没错,这里藏着的全是信赖。

这份刚硬与靠谱,是唐克老师给大家的固有印象。待人处事,他向来直来直去,不绕弯子,遇事肯搭手,旁人有难处寻他,他从不会摆架子推脱,一口应下便会尽心尽力。日子久了,他成了同事们心里最靠谱的“老大哥”,遇事找他,总能寻得最佳法子。我们总以为,这般刚直性子,大概少了几分细腻柔情,直到他五十八岁生日那天,我们一众同事前去赴宴祝福,才窥见了他在硬朗外壳下的温热。

生日宴席上,我恰好坐在唐克老师身侧,左手边是他,右手边是我自己的堂客,左右两相“牵制”,惹得席间众人笑闹,说我是被双重看管,满桌皆是欢声笑语。推杯换盏间,夜色渐深,唐克老师也喝了不少酒,脸上添了几分酡红。众人的祝福声落罢,他的爱人起身,几句朴实的祝福语,字字皆是相伴多年的体谅、相守与爱。话音刚落,我忽见唐克老师眼眶微微泛红,方才席间爽朗的笑意淡了,眼底翻涌着难掩的动容,连举杯的手都轻颤了几分。那一瞬间,平日里那个利落干练的调课师,那个刚直爽朗的老大哥,却下了所有疏朗,显露出来的是半生岁月沉淀下的柔情,藏在湿润的眼眸里和无言的动容中。原来再刚硬的人,心底也有柔软角落,被岁月与爱意轻轻触碰时,也会流露出最真的神情。

五十八载岁月,唐克老师把大半生的时光都献给了三尺讲台,以严谨之心授业解惑,是学生们敬重的良师;以热忱之心待人处事,帮同事分忧,解工作难题,是我们身边暖心的益友。那声深情的“堂客”,藏着相处的熟稔与亲近;那句打趣的“调课师”,载着众人的认可与信赖。他有刚直不阿的精神,亦有柔情似水的瞬间,如校园春风楼门前默默伫立的老樟树,夏天撑起一方阴凉,冬天凝聚一腔沉稳,静立间皆是可靠的模样。

唐克老师,寻常、真切、可敬,亦可亲。

散文

火红的拜师帖

聂鑫森

六十多年前,我走进株洲的一家森工企业,成了一个穿蓝工装的工人。从天南地北运来的粗壮原木,松、柏、樟、杉、杉……变成了枕木、梁柱、枪托、弹柄、包装箱、纤维板、家具,然后又装运奔奔向四面八方。

在这里,我学的是刀具钳工,专门琢磨切割原木的电锯条。由领导安排,教我的师父是来自上海的王二郎。他既是一位老党员又是一位老技工,虽是车间主任却又是磨刀班的成员。我第一次走进磨刀间,他走上前笑着说:“你是阿拉第十个徒弟了,好好跟我学吧。当一个有志气有技术的好工人。”我赶快向他鞠了一个躬,叫了一声“王师父”。这就是当年的拜师礼,我既没有呈上拜师帖,也没有给师父敬上一杯酒。在焊接炉的火光中,在磨锯机的“咔嚓”声中,我在王师父身边待了十三年……

如今我年近八秩,多少回在梦里出现当年拜师的情景,醒来后又想史乘中常提到的拜师帖是什么模样。

丙午年的春风和畅中,我在株洲渌口区的第四届深商大会上,见到了隆重而热烈的拜师大典,见到了火红封皮夹着的拜师帖!

在开会之前,我碰见一位年轻的农艺师,他兴奋地打开拜师帖,让我细读文字:“尊师道崇:今以诚敬之心,谨备芳名之帖,承蒙尊师允纳门下,愿执经问业,承教于前。尊师德艺双馨,乃行业翘楚,术业精湛,敦载耕耘,成就斐然。弟子仰慕已久,愿以师为范习其技艺,承其精神,行其正道。承投资于人之宏旨,秉薪火相传之初心……”我刚看完,他崇敬地说:“我的师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杂交水稻专家。”

株洲县撤县设区、更名为渌口区,至今已八个年头。她既是农业大区,粮丰茂,风光秀丽,同时又在工业制造、科技创新、商贸繁荣、教育兴盛、民生服务等诸多领域,风生水起,取得长足的发展。许多或在本土历练成长的栋梁之才,或在外地乃至国外打拼而卓有成就的风云人物,为渌口区赢得广泛的声誉。如时代华鑫董事长汤海涛、兆源机电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树峰、安东油田服务集团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罗林、北京萌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嘉斌、中国首位中医诊断学博士、岭南名家的张文安、北汽集团首席技师吴瑞华……

“任难笃行,精诚互赢”八个字,概括为“深商精神”。“深商”不仅指企业家、商家,更是概指出自渌口这块土地及来自外乡钟情这块土地的名流和大众。他们勇挑重担,不惧艰险,一步一个脚印奋勇前行,精于科技创新,诚信于社会价值的务实守信,弘扬爱国情操,回报和反哺美丽乡土。这种精神需要薪火相传,正如一棵大树的种苗,需要播撒繁育于更加广阔的天地,绿遍千山万水。

于是有了这场由区委、区政府精心筹划的拜师会。25位名师,代表工业、工匠、教育、医疗、农业、商贸、服务六个领域,41位徒弟皆为本土技术骨干、人民教师、医务工作者、厨师、新农人等。这些师父我大多只闻其名,缘悭一面,如中车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杨军,获大国工匠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柳祥国,省蔬菜产业核心专家、国内辣椒培植领军人物戴雄泽,中国烹饪大师、湘菜大师欧阳海林……但教育领域我却有两位很熟悉的名师,一位是曾湘潭,曾获全国优秀校长表彰,又获中国百名创新校长奖,现为渌口区教育总顾问、区五中第一书记,办学治校有方,声名久播不衰。另一位为邹艳君,中国合唱协会常务理事,省合唱协会副理事长,曾获文化部中华杯优秀指挥金奖,她以专业引领渌口区音乐教育高质量提升,功不可没。

在优雅、清亮的音乐声中,名师和徒弟分批登台,全场掌声雷动。

徒弟恭立于师父面前,低首捧呈火红的拜师帖,师父接过拜师帖后,回赠一个亮着红光的小火炬,继而在记者们的闪光灯前师徒并立,面向全场见证者表示谢意。

在这一刻,我真的很有感动。

拜师帖表达的是徒弟们的心声:勤学励志,不辱师教,厚德精技,赤诚报效社会和人民。而师父传递的火炬,象征的是光芒闪烁的“深商精神”,是重重的托付和殷殷的希望,祝愿徒弟们为渌口区的明天追梦追光,为祖国的强盛和辉煌竭诚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我的眼中,忽然幻化出这样的画面:火红的拜师帖,如征帆;红亮的火炬,如灯标。渌水扬波,湘江鼓浪,梁楫如飞,正奔向大海远洋!



学校“润农园”朝我笑的学生。唐玄俊 摄

人间温情

菜花丛中,他们朝我笑

唐玄俊

每天放学,我总习惯在学校“润农园”旁边多停留一会儿。车子停在路边,我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眼前这片园子。

这里没有精致的造景,就是一片开阔实在的菜园、果园。一年四季,菜花次第开放,绿意满眼,瓜果飘香。风一吹,菜花轻轻摇曳,整个园子安静又温暖,是孩子们最放松、最自在的一片小天地。

不用老师安排,也没有人督促,孩子们自己就会来到这里。他们弯腰拔草、翻土、浇水、打理菜苗,动手劳动,出一身热汗,在泥土里感受耕耘,在收获中体会快乐。他们彼此陪伴,互相照应,没有争吵,没有隔阂,只有最朴素的相处,最安心的交流。

我们的孩子,有的听不见声音,有的无法开口说话,行动和表达都比普通孩子缓慢,可他们的心,最干净、最厚道、最纯粹。眼神透亮,笑容坦荡,没有世间的复杂与纷扰,没有成人世界的算计,只有最本真、最坦荡的善良。

每当看到我走近,最动人的一幕总会出现:正在劳作的孩子们,几乎是同时停下手里的活,从菜地里、从花丛中,一齐抬起脸,朝着我用力挥手,脸上绽放出天真又憨厚的笑容。那笑容明亮、真诚、不加修饰,和身边盛开的菜花相映在一起,花在笑,人也在笑,眼前这一幕,安静又动人。他们还会一个个赞起大拇指,用最简单、最热烈的方式,向我问好,向我示意。

尤其是那对“双胞胎”,不会说话,只会用手语认真地比画、交流,却格外黏人、格外亲近。他们像两只欢快的小鸟,一刻不离地围着我转,绕着我走,蹭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靠着我,眼神里满是依赖、欢喜和信任。那份纯粹、那份憨厚、那份不加掩饰的亲近,是任何语言都比不上的温暖。我常常就这样站着,看着,心里满是安稳与感动。

我深知,这小小的“润农园”,从来不只是一块耕种蔬菜的土地。它是孩子们心灵的放松之地。在这里,他们远离拘谨,自在呼吸,在自然的滋养中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它是孩子们生活的起点。在这里,他们认识四季,学习动手,学会自理,慢慢积累独立生活的本领。它更是孩子们走向社会、走向未来的出发港。在这里,他们学会分享,懂得合作,在集体中找到温暖与力量,为稳稳当当融入社会、堂堂正正立足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菜花丛中,他们朝我笑。这笑容简单、干净、治愈,没有修饰,没有功利,只有最本真的善意与欢喜。它是我每天最受触动的风景,我们不求他们走得有多快,只愿他们能在这片开满鲜花的园子里,快乐地生活,温暖地成长,从这里出发,稳稳地走向生活,自信地融入社会,一生温暖,一生向阳。

现代诗

我种树(外一首)

骆真

我种树,我有神圣之感也出于对掌控的欲望我栽树是我种一类建筑它自己开花结果,它有它的风格我种树是种一种绿或别的颜色的想象我要它接近造物,不被我改造我种树我不会好为人师因为我人在树下生活各活各的我栽种植物叶茂之顶巨大绿色的头颅永恒沉默的神如果有一天他们一定要砍伐我栽种的就是一种砍伐一种新的牺牲那时我毫无办法,我可能早已不在我祈祷树下的人记得在那儿曾发生过什么树曾给人庇佑与阴凉这是我的本意我栽种的不是生命而是死

林中的光

我们经过那树林枝叶是厚的但总有光从缝隙里漏下来你摸不清阳光穿透的方法这就像人的秘密直白或隐藏不可捉摸地降临一个人进入这里走向树阴,难免怀着秘密光移动,无法言喻地落在奇妙的未知之处在树的梦中风总是难以隐藏穿过那路旁闪烁又消失在孤独的时刻你与我缓慢地行走仿佛并不存在你的柔情正像是音乐的柔情在林中四处响动

现代诗

蟋蟀(外一首)

空格键

你偷了我的琴也就罢了,还要在我旁边弹起来。

弹起来也就罢了,为什么还是那首老歌?

老歌也算了,居然一遍又一遍。月光都长出皱纹了。

却又在我低头找你时停了下来,仿佛,有些事情真的结束了。

山坡宁静

山坡宁静,因此开阔。因此只有一块石头:这个免费的座位,是为谁准备的吗?

溪水在很远的地方流着,但我仍然听得出,它比更远的火车,还要急切。它绝不能晚点。

只有蝴蝶这个傻孩子,飞飞停停,最终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我的鞋上,沾满了某种植物的种子。



蟋蟀。图片来自“百科”



绿皮火车。金流 摄